

他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
他至今仍在挑战人生极限
他用生命书写无悔的人生

男儿 无悔

中国当代的保尔·柯察金

朱彦夫 著

新华出版社

男兒無悔

中国当代的保尔·柯察金
朱彦夫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儿无悔/朱彦夫口述; 张立新代笔

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4. 2

ISBN 978-7-5166-0894-4

I. ①男… II. ①朱…②张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8126 号

男儿无悔

作 者: 朱彦夫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选题策划: 许 新 米俊峰

责任编辑: 米俊峰 张永杰

特约编辑: 米若钰

封面设计: 孙 琰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刷: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18.7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0894-4

定 价: 30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《男儿无悔》序

遲浩田

我和朱彦夫有着特殊的情缘。我们是战友，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，我们共同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。又都在战斗中负伤，有战胜伤残的相似经历，尽管我的伤比彦夫轻。彦夫是沂蒙山的儿子，而战争年代我曾多次在沂蒙老区养伤，是那里的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所以我们又是“老乡”。我对沂蒙这片土地，对沂蒙的父老乡亲，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。我在济南军区工作时，听到彦夫很多感人肺腑、催人泪下的事迹，1987年7月曾专程到沂源县看望他。那时他已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，正以坚强的毅力创作他的自传体小说《极限人生》。这部小说1996年7月首次出版。不久，彦夫突发脑血栓，本已残缺的肢体进一步瘫痪。我知道后很担心他是不是还能挺得住，没想到两年后他又把这本传记文学《男儿无悔》奉献给读者。我为此欣慰，更深为感动。彦夫最近来信说，要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，我欣然答应。

朱彦夫是个普通战士，普通党员，普通农民，但又有着不平凡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。他14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先后参加过济南、渡江、上海等重大战役，在战争的洗礼中懂得了人生的战斗和战斗的人生，历经磨难，矢志不移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在一次与美国王牌军的殊死搏斗中，他和他的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，三天三夜颗粒未进，饿了吞棉絮，渴了吃把雪，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反扑，始终像钉子一样坚守着阵地。最后他们那个高地上的战友全部壮烈牺牲，只剩下彦夫一个人。他遍体是烧伤和弹伤，



男儿无悔

左眼球被打掉，肠子露出腹外，双腿和双手都冻坏了。获救以后，他整整昏迷了93天，仅大大小小的救治手术就进行了47次，四肢全部被截掉。他这样从死神那里挣脱出来，重新燃起生命之火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像彦夫这样严重伤残的人民功臣，本来可以在荣誉军人疗养院中安度一生，但他身残志坚，要求回乡务农，选择了一条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。他当了25年的村支书，带领乡亲们战天斗地，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。为了把革命先烈为国家为民族前仆后继、英勇牺牲、无私奉献的凛然正气和英雄壮举写出来，为了把一个特殊军人自强不息、挑战生命极限的人生历程写出来，他晚年又拿起了笔，开始了写作这一特殊形式的战斗。

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，曾目睹和亲历战争的惨烈与牺牲的悲壮。有多少可亲可爱、朝夕相处的战友，英勇地倒在沙场，消逝于战火硝烟。

青春是美丽的，而她在生命旅程中又是那么短暂。生命是美丽的，而每个人只能拥有一次。战场上如何面对可能骤然到来的生与死的选择，是人生的严峻考验。朱彦夫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。然而，在他身上展现的不仅仅是这些。他向人生的种种磨难，包括困苦、挫折、病痛、彷徨、绝望甚至是死亡宣战，向生命极限发出一次次冲击，不仅创造了生命的辉煌，而且获得了超越生命意义的新生，实现了生命的再造，表现了一个在党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特有的生命张力。正如朱彦夫所说，他把生命的能量定格在最壮美的极限深处了。

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塑造了保尔·柯察金的光辉形象，鼓舞了无数的革命者义无反顾地走向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理。在朱彦夫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。朱彦夫铮铮铁骨、无怨无悔、笑傲人生的英雄本色，他用生命写成的《男儿无悔》，真实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一个真正的中

《男儿无悔》序

国人的形象。我相信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人生的感悟，更好地把握生命的真谛。

朱彦夫告诉我，由于他现在身体甚差，这本书可能是他的最后创作了。但他表示，作为一名战士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不能泯灭自己始终追求更大胜利的渴望。他认为人生本就不该有什么极限。所有的极限全部跨越之后，也许就会有一片更加崭新的天地。这是极富哲理的人生箴言。我觉得，不管彦夫今后还能不能创作，他高扬着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他对党、对祖国的无比忠诚和热爱，他永远战斗着的人生姿态，他的巨大的人格力量，都将使他的生命更加充实和璀璨。在这里，我祝贺《男儿无悔》再次出版，也祝愿彦夫的生命之火烧得更旺！

2014年2月26日

目 录

第一章 飘摇的雨夜····· (1)

我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。那些年，村里常遭洪灾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长大后，我便随着姐姐外出讨饭，每一处荒凉贫瘠的土地上，几乎都留下了我年幼的足迹。

第二章 少年的心愿····· (17)

现在想来，当初参军的那个愿望，仅仅是出于一种报仇的渴望，爹的惨死，激发了我一种本能的反抗，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更高的理想了。

第三章 成长的战士····· (35)

是党给了我一生的勇气和力量，是党影响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每逢个人命运的转折关口，总是因党在心中的神圣和伟大而支撑着自己信念不倒，并神奇地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。

第四章 雪地英雄····· (63)

战友们是以雪作为自己的归宿的。在异国他乡寒冷无情的冰天雪地里，他们埋葬了自己的生命，也把自己对正义事业的无比忠诚永远地留在了那里。



第五章 不屈的斗士…………… (115)

身体的健壮与残疾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，只有最大限度地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潜能，才能使人生有价值，才能使自己的人生重新充满光明！

第六章 风雪夜归人…………… (135)

世上没有不认娘的儿子，更没有不认儿子的娘。儿子一别 15 载，母亲长梦盼儿归，端碗思断肠，看山山蒙蒙，望天天空空；春去秋来，雨枯雪消，头发盼白了，人熬老了，泪流干了，儿子总算回家了。

第七章 故乡重生…………… (149)

每一次我都强烈地渴望着生。人的躯体可以残缺，人的生命可以终结，但一个人的精神和信念必须是完整的、永生不死的。但只要信念不死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我也应该全身心地争取。

第八章 衔环相报…………… (185)

我从乡亲们不约而同的意见中，觉出了一份信任、鼓励和殷切的期待，更感到这是一项神圣而沉甸甸的使命。有所作为、不甘寄生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，只是想不到它来得这么快、这么意外、这么真实！

第九章 共产党的书记…………… (197)

在我的心中，始终不变地奔腾着的是对党、对人民、对正义无限忠诚、无限挚爱的热血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只要不死，就得战斗！生存，就应该是为了更大的胜利，更光明的未来！

第十章 生命的诗篇…………… (271)

命运虽然给了我太多苦难，但所幸的是，我始终是用一种战斗的

目 录

姿态去面对这些苦难。当最终一一跨越和征服这些苦难后，我庆幸自己的坚韧和顽强，为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去笑傲生活而自豪。

代笔者赘语..... (286)



第一章 飘摇的雨夜

我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。那些年，村里常遭洪灾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长大后，我便随着姐姐外出讨饭，每一处萧凉贫瘠的土地上，几乎都留下了我年幼的足迹。

第一章 飘摇的雨夜

沂蒙山脉绵延起伏几百里，重重叠叠，岭高谷深。在最北端的崇山峻岭中，有一条溪流蜿蜒南下，东转西拐，一路接纳群山流出的十几路溪水，在大山环绕间，硬是撕开几百米宽的河床，汇成浩荡、渺茫的沂河，并折转向东，一路咆哮远去。

沂河水一年年、一代代地流淌着，流走泥沙，流走了岁月，留下苦难和贫瘠。

就在沂河水折首向东的山谷间，一条叫九曲河的支流把西部的荒山僻岭冲开了一条窄窄的河谷。顺河谷弯弯转转逆流西去 40 里的地方，因河水年年暴涨，泥沙淤积，在河北岸渐渐形成一片南低北高的三角地带。这个三角地带北依红崮山，跨过河就是南珠山，南北距离窄处不足百米，东西狭长超过 10 公里。顺红崮山南下的一条横亘山梁直抵这片冲积地带的中部。古人称此地为“风水脉头”，人们便安家来，祈盼好风水能给山里人带来好年景。可穷山恶水留给山里人的只有苦难，于是人们渐渐离去。河谷依旧荒凉。后来，不知在哪朝哪代，一位姓张的猎人，毅然看中了这片土地，便落户扎根，繁衍后代，人烟渐旺。这个小山村叫作张家泉。

1933 年的夏天，雨季早早地来到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铺天盖地的大雨没日没夜地倾泻在这狭窄的山谷里。不几天的时间，山洪连连暴发，浑黄的洪水顺九曲河咆哮而下，冲走了树木，冲走了庄稼，冲走了穷苦百姓的草房。村西头张西元家不仅两间草房被洪水吞没，多病的妻子也被洪水冲去。张西元和两个孩子哭天抢地，可那撕人心肺的雷鸣和暴风雨的呼啸却把一家人的悲号淹没了。

到了 7 月 6 日这天的晚上，依旧雨如瓢泼。

天黑沉沉地压在山头上，几乎把南北两座山都要压扁了。闪电和闷雷仿佛就在脑后，偶尔撕开雨帘中的一线天，瞬间又压到了头顶上，令人窒息和恐惧。

九曲河的洪水夹杂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木、沙石，横扫了这片狭窄的三角地带，恐怖和绝望在村子里蔓延。

约莫二更天的时候，村南的几户人家哭喊着奔向村北，洪水已漫



上了那几户人家的草房。眨眼间，房子就被吞没得无影无踪。洪水继续上涨，村东头在南北山梁下的几户人家，由于地势较高，九曲河水暂时威胁不到他们，可顺山沟冲下来的山洪，却夹着碎石、泥沙、荒草、烂木滚滚而下，从北向南，由高及低，凶猛地压了下来。张长明一家四口还没从恐惧中惊醒过来，山洪已卷了过去，房子没了，人不见了。

这时，又一声闷雷从红崮山顶滚了下来，擦着村子的上空，“泼刺刺”地炸响在九曲河对岸的绝壁上。洪水把闷雷的余声冲走以后，雨点慢慢地稀疏了。偶尔的几道闪电从山上划过，但没了雷声，只有山洪的低吼和整个村子的呜咽交织在一起，天地一下子静了许多。

这时，村北一间石砌的草顶房里，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了阴沉寂静的夜空，一个新的生命在这苦难的夜晚降临了。

雨虽小了下来，可草房顶漏下的雨水仍然不断线，蜷缩在房子西北墙角的父亲猛地站了起来。这位还不到40岁的男人，由于被生活重担压得腰弯背驼，看上去倒像50岁般的苍老。他焦躁地把头上的雨水擤了两把，急匆匆踩着满屋的泥水奔到土炕前。土炕四角插着四根指头粗的树枝，上面遮了一条草席，由于屋子东南角雨水漏得厉害，雨水顺着草席子“滴滴答答”地把炕南头淋湿了一大片。父亲伸手把草席向南扯了扯，这才低头去看妻子怀中的儿子。孩子小脸憋得有些发紫，但眉眼清秀，小手、小腿有力地蹬踹着，小嘴大张着，一声声嘹亮的啼哭像是大声宣告着自己的降临。

父亲头发梢上流下的雨水很快就冲刷掉了刚刚显现出的一脸惊喜。望着妻子苍白无力的脸庞和一双疲惫无神满是忧郁的眼睛，看看在风雨中飘摇不定、一无所有的家，听着门外轰然作响的水啸，儿子的出生仅仅给做父亲的带来了一丝欢欣，更多的却是忧虑和无奈。是啊，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夜晚，在这无衣无食、贫困交加的年月，这个孩子不该出生啊！爹娘拿什么养你长大？这个不平的世界能容得下你吗？

起风了，茅草屋难遮风雨，炕头的一盏小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

第一章 飘摇的雨夜

暗。湿透的衣服经风一吹，父亲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他赶紧伸手给妻子拽了拽被角，并叫八岁的女儿艳花从炕洞里抽出些茅草盖在娘和弟弟的身上。

又一阵风，拱开了仅剩几根枯枝的房门，油灯忽地灭了。刚刚安稳地睡在妈妈怀中的婴儿像是被惊醒一般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这响亮、清脆的哭声久久地回响在这凄苦的雨夜中……

我的出生，是伴着一场灾难来的。

就在那天晚上，全村的庄稼地几乎被洪水冲了个精光，村里有六位乡亲死在那场洪水里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雨虽然停了，乡亲们却没有从灾难中挣扎出来。没了庄稼，一下子断了全村人生存的希望，有几户人家携妻带子远走他乡。这苦难深重的窝啊，留下了他们的希冀，留下了他们的酸楚，他们泪流满面，一步一回头，沿着红崮山脚一条狭窄的小路去寻找新的希望和生路。

由于没有吃的，娘干瘪的乳房里挤不出一一点营养给我。由于没了地，爹一扭头去南乡打短工。姐姐艳花才八岁，自爹走了以后，她几乎成了我家的顶梁柱。每天早晨天还不亮，她就挎上一个小篮子，光着脚板挨村乞讨，来养活多病的娘和我。山路崎岖，她稚嫩脚板时时被扎得鲜血淋漓。娘心疼，每次总抱着她的脚，流下辛酸的眼泪。娘对她说，去近处挖点野菜采点树叶充饥吧！可姐姐每次都懂事地安慰着娘：“没事，俺不疼，你光吃野菜，哪有奶水喂弟弟呀！”

时近隆冬，妈妈的身体有所恢复，她用一件破夹袄把我紧紧地裹在怀里，又找来一些破布条，帮姐姐把脚缠起来当鞋穿，娘仁就这样一起外出讨饭。

刚下过的一场雪还没有融化，又飘飘扬扬、忽紧忽慢地地下了一夜，染白了全村的茅草房，覆盖了远远近近的群山，那条山路也看不见了。娘在前头，姐姐挎着篮子跟在后头，一步深、一步浅地摸索着在雪地中挣扎。

在离村八里远的刘庄，姐姐讨来了半块地瓜，可能刚煮熟不久，



还有些温热。姐姐双手捧着，央求娘快点吃下去。娘接过地瓜，看看姐姐冻得青紫的脸蛋和皲裂得皮开肉绽的小手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。

“你吃了吧，娘不饿。”

“不，还是娘吃，娘吃了，弟弟才能不饿！”

“好孩子，听娘的话，你吃饱了，才能给娘要饭。”

我的一声长长的啼哭打断了娘俩的推让，看看怀中的我，娘咬咬牙，把那块地瓜掰成两半，直到看着姐姐吃下那半块后，才和着泪水，吃下了剩下的半块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雪又密密地飘了起来。只讨了半块地瓜的娘和姐姐，听着我一声声饥饿的哭声，只得冒着雪，强打着精神继续沿路乞讨。

在柳枝峪，大户丁光耀家的门口，雪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。朱漆大门外的一根粗大的石柱上，放着一块不知是谁吃剩的烙饼。姐姐眼尖，兴奋地叫了一声娘，就快速地跑过去，伸手去拿那块饼。柱子太高，姐姐伸长了手也没抓着，急得她连忙放下篮子，侧着放在柱子下，两脚踩上去，伸手抓住了那块饼。可脚下太滑，篮子一骨碌，姐姐摔倒了，两条腿正磕在石柱旁的台阶上。娘喊了声“艳花”，就急急奔了过去，一把拉起姐姐，忙问磕着了没有。姐姐疼得眼泪都下来了，可依旧举起手中的饼，兴奋地对娘大声说：“娘，是烙饼！”

雪依旧飘飘地下着。

娘怀揣着我，领着姐姐踉踉跄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娘一扭头，见姐姐一瘸一拐，忙停下来，蹲下身子，掀起姐姐的裤腿，右腿膝盖早磕烂了，一道血口子翻开着皮肉，血顺着小腿渗到了破布裹着的脚上，又印在走过的雪地上。娘慌忙从破夹袄的下摆撕下一缕布条，又从里面拽出一团黑乎乎的棉花，压在姐姐的伤口上，又用布条系了一遭，打了结扣，伸手替姐姐擦去了满腮的泪水，这才立起身子，牵着姐姐，一拐一跛地朝着张家泉那熟悉的草房走去。身后洁白的雪地上，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在姐姐踩出的那弯弯扭扭的雪窝旁

第一章 飘摇的雨夜

边，有几点殷红的血迹在白雪的衬托下分外刺目，这血迹渐渐渗进雪中，又渐渐被飘飘而下的雪花盖住了。

许多年以后，每当娘给我讲起这段故事，我就觉着那天，我分明是看见了那雪地上刺目的血迹，并且，从此再也没有忘记。

九曲河水封冻又融化，融化又封冻。南珠山绝壁上的迎春花，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。苦难的日子就这样熬了一年又一年，转眼我已经三岁。

这期间，我有一个弟弟出生了，可还没满月，就饿死在娘的怀里。爹号啕大哭，把弟弟幼小的身躯埋在了红崮山脚的一片小松林里。这片小松林里还埋着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他们都没能熬得过风霜雨雪，就先后夭折了。爹娘生下的七个孩子中，只有姐姐艳花、我和在我五岁时出生的弟弟彦坤顽强地活了下来。从此，我们一家五口人相依为命。爹除了耕种着三亩多山岭薄地外，依旧去南乡打工。娘在家照看弟弟彦坤，姐姐和我天天上山挖野菜，去邻村讨饭。我从此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每一处荒凉贫瘠的土地上，几乎都留下了我年幼的足迹。在我的眼睛里，看到的都是贫困交加，都是人间的不平，都是欺凌辱骂和毒打。于是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早早地也是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种子。

1942年的春风翻过层层深山，终于顺着九曲河谷，早早地吹进了张家泉村。屋东边土崖上生长着的几株迎春花，用力地抖一抖枝条上的积雪，顽强地把身子再伸长一点，再伸长一点，在谁也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吐出了一串串嫩黄的花蕾，在乍暖还寒的风中恣意傲视着尚未苏醒的大地。

这一抹嫩黄，竟把肃杀的天地装点得生机无限。

这一年，我刚刚九岁。

苦水中泡大的我，伴着这一抹盎然生机，吸吮着故乡土地给我的营养，渐渐长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年。个头虽然不高，可我有的是力



气，家中的农活都是由我和爹一起操持。姐姐已经是大姑娘了，娘不放心，外出讨饭不再让她去了。娘身体好的时候，就和我一起去，身体不好时，就由我单独外出。我什么都不害怕，能光着脚走到40里外的蒙阴县。天黑我也不怕，那一条条崎岖的山路都印在我的心里。娘不放心的是怕我碰上土匪、鬼子和国民党兵。

那时大土匪刘黑七就常常窜来周围村庄烧杀掳掠。听我爹说，头几年，刘黑七领着土匪一路杀到我们村西20里地的张家旁峪村，一夜杀了一百多口人。刘黑七原名叫刘桂堂，从1918年起拉起了土匪队伍，无恶不作，祸害乡里，许多村庄的人被他杀光，尸横遍野，白骨累累，成了无人敢靠近的“无人区”。后来，他窜到费县，安下据点。他残忍地声称：“有我就没有费县百姓”，“要把费县杀个鸡犬不留”。刘黑七杀人极其残忍，有点天灯、放天花等做法，还叫土匪用碾把小孩碾碎。当地百姓对他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。1943年11月，八路军鲁南部队一举将其剿灭，乡亲们拍手称快，并抬着刘黑七的尸首在周围村庄游行。在费县的柿彦村，一位老人拿刀从刘黑七腿上割下一块肉，非要尝尝这个害人精还有没有人味。

日本鬼子的部队是1938年底越过鲁山进入沂源县的。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带领省府机关驻扎在鲁村，闻听鬼子进入沂源，吓得慌忙迁到了离张家泉40里地的东里店。1939年6月7日，鬼子出动飞机，疯狂轰炸了东里店。一时间，省政府驻地火海滚滚、尸横遍地，沈鸿烈仓皇逃到临朐县。三天后，鬼子在东里店建起了炮楼，设立了据点，并频频扫荡周围村庄，让百姓吃尽了苦头。

国民党的部队除了吴化文新四师以外，还有秦启荣的第五纵队，还有五十一军。他们不但不抗日，闻风就跑，反而处处和八路军作对，制造摩擦，屠杀抗日队伍。

乡亲们渐渐都看明白了，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才真正是咱穷人的队伍。老百姓不顾鬼子兵和国民党的层层堵查，偷偷给八路军送信、送饭，掩护伤员。

屋东边土崖上的迎春花还在迎春绽放的时候，一天夜里，我家来